



莊子口義棧航卷一

人見下
校



道遠者
燕牧誌

口 13
841
2





門 〇 八 〇
第 841
卷 2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三國志張角傳云我乃南華老仙其見道

精其憤世甚亦惟其隱放之跡。論語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足以

行之奇崛之文。韓文第五寄崔立之詩西城負外

奇倔高起貌渠足以發之至於茫昧浩渺之莫窮

鼓舞變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力之所及筆力之

所至有不自知其過於激鄰於誕者其初心豈曰

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曰吾欲以此而崇

老抑孺哉奈之何讀之者之不之察也非以虛無

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既出塵語又驚世往往句

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又以疑辭闕之脫

上卷一

簡諉女志切之彼其心亦豈欲得此於後之人哉

厲齋先生玉堂東坡一之法翰林院公廳謂之玉堂又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晉灼

曰黃圖有太林公得聖人之道於樂軒樂軒之視

漆園所謂後世之子雲厲齋之於樂軒則太玄之

侯芭也漢書八十七楊雄傳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

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贊曰鉅鹿侯芭常從雄居

受其太玄法言焉雄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

為起墳喪之三年○韓文十七與馮宿論文書昔

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

害也後世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

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弟子侯芭頗知之註世年

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

於是出而為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折其句焉明

其字焉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

解之字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

以完而南華一經莊子三註曰南者明也大方無

謂歷幾千百載始得為天地間全書豈惟老仙宋

宗勅右諫議大夫趙兵部侍郎馮工部尚書王等

奉玄英疏序序內莊文列庚列在真仙宜下依舊號

真經曰南華將雀躍在宥曰鴻蒙方將於九萬里之上

樂軒亦必且手舞足蹈禮樂記云嗟嘆之不足故

於瞻前忽後之間矣論語子罕篇顏淵喟然歎

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詁漢書賈誼傳為左氏傳訓

者今古異言通之使人知之之學若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孟子

篇孔子之謂集大成其易經朱子有以至騷詞朱子有莫不

有釋乃獨闕然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同曰上規

姚姒下逮莊騷非韓公之言乎學解晉宋人未

足盡莊老實處說莊老然恐其亦未定以盡莊老

之實非朱子之言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耶抑

果有所待而然耶庸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同

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而或至於忽之也

故重言焉寓言篇法重言借景定辛酉宋理宗季

夏望日石塘林同謹書

莊子庸齋口義發題

庸齋林

希逸

莊子宋人也韓退之曰莊周以荒唐辭鳴於楚朱子亦曰莊子楚人也愚按史記宋世家

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性理大全十七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

又不知相道及如何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

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又曰孟子平生足跡只

是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

聲聞不相接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

子自分為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

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寓言篇注寓言者以已之

言借他人之名。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三者通。一自重。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有味。

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

立為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為尤精

而立言。左襄光四年。其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

甫。言行錄。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著賢能。之書。紹興四年舉進士。上觀擢之。第一。傳在宋

史。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

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為不經實

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為百家之

冠。晉書二十。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

不經。而為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

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

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釋出。

巖跋云。世尊住世四十九年。六百函文字。獨庵外

集續蒙第三。大同府華嚴禪寺重脩藏閣碑云。今

工師造一大藏經。卷計五千四百八十八卷。函計六百

○德充符云。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希逸注云。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一大條貫。

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

如救頭然。是也。○書立政云。克由繹之。左丘明傳

司馬子長。記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

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

入。二程全書二。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

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况此書所言。仁義性命

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後漢陳蕃傳故其言多過當。過當在漢書霍光傳二

難也。鄙略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為最上乘者說。

金剛經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五燈會元四。薦福辨禪師傳。與唐宣帝問。答云。如來出世。為人天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宗密禪師有小乘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

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

禮月令。塞徑徑注。野獸往來之路也。求之四難也。况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

五祖會下。盧能。所謂劔刃上事。

南頓神秀。北漸。臨濟錄。何是劔刃上事。師云。禪事。禪事。僧擬議。師便打。推木枕。仰山卧。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

不得。列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

出。枕子。為山。聞曰。寂子用劔刃上事。○為山名。靈

祐。仰山名。慧。寂參。為山。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

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

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

著。未嘗不跌蕩。韻會。過越。不。未嘗不戲劇。而大綱

領大宗旨。未嘗與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

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為其所恐動。或資以誕

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濞聲羨色之喻。誠不可不

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

文字血脉。稍知梗槩。史伯夷傳。註。概。又頗嘗涉獵

是梗概。謂略也。

又頗嘗涉獵

是梗概。謂略也。

前漢賈山傳涉獵書記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

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

呂吉甫宋史呂惠卿字吉甫祖琇編年通論二十一

註法界觀及出新意解莊子因成王元澤宋史王

邊暇且遊五臺山至中臺見文殊諸家解

說雖比郭象稍為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

之言愈使入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秋水篇是直

雖指地亦小不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

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孟子公孫丑上聖人

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

作者聊與諸同志尚書孔安國序若好古博雅者

穆陵宸翰宋理宗

披味奏函敷陳子義以天地人之實理明老莊列

之寓言得其指歸各為詰訓卿之該貫若此時備

觀覽所益良多簡在朕心故茲嘉獎

付林希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林林, 齊物, and 齊物論]

莊子肅齋口義棧航目錄

卷之一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卷之三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四	胠篋	在宥
卷之五	天道	天運
卷之六	秋水	至樂
卷之七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之八	徐無鬼	則陽
卷之九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德充符
		駢拇
		馬蹄
		天地
		刻意
		繕性
		達生
		山木
		庚桑楚
		外物

卷之十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卷之八 徐無鬼 俱問 小休
卷之九 田子方 映北接 與乘焚
卷之六 梓木 至樂 喪坐 山木
卷之五 天鼓 天鼓 波意 識出
卷之四 胡蘆 五欲 天鼓
卷之三 大宗師 燕帝王 辯辨 廣淵
卷之二 養生主 人間世 齊天論
卷之一 莊子齊口義棧航卷之一



莊子厲齊口義棧航卷之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

論語之問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容人物如南有樛木詩南有樛木朱子註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

有臺曰樂只君子詩南山有臺朱子註此亦燕

莊子卷一

逍遙遊

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疆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道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為首。看這老子胸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采芣矣。詩采芣云：采芣芣，薄言采芣。婦人無事，相與采芣。此采芣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芣一詩，形容胷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
 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膠音
 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
 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
 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
 粒秋水篇計中國之在海內不足以喻之戴晉
 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也則陽篇戴晉人語
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
伏尸數萬逐北旬北冥北海也鯤鵬之名亦寓
有五目而反言耳或以陰陽論之三註盧藏用註言南北何
北坎位陰方也南離位陽

扶搖切音騰

方也冥者幽遐玄渺之所也言魚鳥何魚性潛
 陰物也鳥性奮陽物也鯤鵬魚鳥中最大者也
 化者何陰化之陽也皆是強生節目鳥之飛也必以氣下
 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
 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
 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
 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訓之
 齊諧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
 山海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既撰此說
 又引此書以自證此又是其戲劇處搏飛翔也
 扶搖風勢也三千九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

六月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也
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多
不通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遊絲
白日靜是也甫題省中壁詩落花遊絲言此野
白口靜鳴鳩乳燕青春深馬塵埃自何而得皆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
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此三句本要形
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
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
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
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

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
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
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說以鵬為大野馬塵埃
為細郭象註曰夫莊子之大意放無為而自得
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盧藏用
註云鵬在息中猶野馬塵埃在息中以息
相吹不自知也鵬不知大野馬不知小也與前句不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
積也不厚為下句風之喻也坳堂堂上坳深處
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盞之類置
其間則膠住矣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
下九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

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天闕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圖蟬也鷲鳩學飛之小鳩也鷲或作鷲音預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决起者奮起而飛也捨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籍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者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

之大也

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亦悲乎

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盡消

也言其近也。將為百里之往，則必隔宿曰擣糧。米而去，非可三殮而已。為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如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為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知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曰及，生於糞土，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

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衆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匹慕而求似之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來湯曾

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也三註李衷一云棘湯時賢人列子湯問篇

殷湯問於夏革疑即其人寓言之意托齊諧而不足又託之湯謂如不信試更真之其人是也

是已即是也據此一句恰結在下以結語為起

語此其作文鼓舞處窮髮疏云地以草木為毛髮北地方寒海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窮髮

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

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在山下雷鳴

如嬰兒聲然東坡卷八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今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也圖南且

謀適南冥也言謀為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

斥小澤也斥澤之鷦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

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

哉其意即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

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
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
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
也旬有五時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
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
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
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辨一職之事也行比
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人歸向也
德見知於一君是爲遇合而可以號召於一國

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爲自
足其自視亦如斥鷃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
猶然笑兒也宋榮子之爲人雖舉世毀之譽之
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爲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
士但見可笑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
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
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
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
此也彼既以本心爲重外物爲輕則豈肯汲汲
然以世俗爲事數數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

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兒也冷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視修身以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左傳昭元年云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音義云平且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沉澹并天地為六氣也以遊於無物之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

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以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燭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降何

用抱甕天地篇曰漢陰丈人為圃畦抱甕而灌力多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其名桔槔

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我自

見其不足故以燭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

天下者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

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為主而名

為賓吾不為賓者言吾不以外物自喪其身也

鷦鷯註疏曰巧婦身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機重好深處而巧為巢也方言自關以

東謂之工雀陸佃云啄刺如錐取茅秀巢至精密麻紮如刺戰然故名戰雀張華作賦

鼠註疏曰偃鼠形如牛赤黑色籜脚脚許由自有三甲耳似象尾端自好入河飲水

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鼠潛伏之鼠

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

與尸祝其業不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

汝各守其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

而代庖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

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

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滂礪萬物，以為一世勸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音義：逌，古定反。庭，勅定反。藐，音邈。又妙紹反。射，音夜。又食亦反。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逌庭，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其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冰雪瑩絜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為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

神凝然而定則神全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狂與誑同肩吾以其言為欺誑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聾者聾者無預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聵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為誑也時是也女與汝同前後解者皆以此時女為處子音義曰時處子一女處女也故牽疆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為德也周游

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為事言其無為無不為也斲與祈同亂者治也言一世之人自祈乎治我但無為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弊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水之大可以至矣而斯人不溺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粃糠緒餘也讓王篇曰其緒餘以為國謂此人推家注上音奢下以嗟切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為意物者事物也為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做成之意

也。據此一語，便是郭子玄所謂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堯舜之事，不足驚。李太白八。懷仙歌。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鼎鼎，直可輕。莫比夷齊事高潔。李不足驚。自餘鼎鼎，直可輕。莫比夷齊事高潔。七。持鹽把酒，但飲之。與此何異。莫學夷齊事，高潔。與此何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史記吳世家曰：秦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為貨而往越，值其無責處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

古今第一人矣。南史梁劉孝綽除秘書丞，帝曰：「言中朝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

猶且恍然自失，况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

也。窅然，茫茫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按指郭象注也。

為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曰按指成玄英疏也。山海經

云：藐姑射在寰海外。博物志云：中國天下九十九

之九，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

環。

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伯

秀義海曰成法師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

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返照心源洞見

道境超茲四句故云往見四子○法華經二十

八品壽量之一品為本門餘二十七品皆為迹

門又或以理為本以事為迹又內心為本外境為

迹○文句三曰若以本迹之名作四句者應云

本迹俱本本迹俱迹○第九云非本無以也如

無迹非迹無以頭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也

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史記滑稽傳言

非若是說若非能亂同異也崔浩云滑稽音骨

流酒器也轉注吐酒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

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宋朝世話也言詞之略

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類不

知時習者何事○禪語云兩頭暗中間明也所

謂斷頭正要學者如此揣摩前後解者正落其

圈績禪宗正脉第六廣惠元捷傳出得山僧圈

績○碧岩五云自然透得他圈績方見他

用處○雲門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寓言也

曰袞袞圈績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著必有

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三

惠子謂莊子曰魏主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

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

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絀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音義云瓠戶郭反

瓠可為瓢者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子五石則亦可以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瓠半匏也瓠落淺而大之見也掇擊碎之也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泝泝打洗也絀絮也

以有此藥而為人洗絮數世以此為業也樽浮水之壺也以壺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鵬冠子學問篇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莊子既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為浮江之壺慮思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蓬心猶茅塞孟子盡心篇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用大而已

莊子卷一

三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

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
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絜牛其大若
無夫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
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
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計其下不夭斤斧物無
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而瘰
癭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立之塗近
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

狸狌狐之類也狡者物之遊遨者也伺候而欲

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絜黠

漢書趙充國傳名先零諸豪二十餘人以絜絜黠皆斬之師古曰絜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

者一旦爲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

言機械也絜牛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

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

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

也役役人世有福則有禍若高飛遠舉以道自

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亦不及之即退之所

謂刀鋸不加理亂不聞韓文送李愿歸盤谷序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
亂不知黜也故曰不天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
苦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說隱語東方朔傳
有隱然後人就此機紬繹谷永傳燕見紬繹師
語古目引其端繹也多少文字其原實出於此

內篇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
合衆論而為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
非故莊子以為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
其立名之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聲上起譬喻
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
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
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

莊子卷一 齊物論

知之乎。

心隱凡者憑凡也。嗒焉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
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
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凡者言今日先生之隱
凡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凡也。有我則有物喪我
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
理乎。吾即我也不。白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
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
別矣。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正是
我。我今不是渠。傳燈十五洞山良价章云師問
雲岩道人名晟曰和尚百年後

忽有人問還親得師真如何祇對雲岩曰向伊
道即遮箇是師良久雲岩曰承當遮箇事大須
審細師猶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肯因有
一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
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便是此等關
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竅醫家有九竅四關九竅身上
有七下有二四關而肩兩膝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
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
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呬
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

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刀刀乎音義畏於鬼反一音翠山阜見
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道理之見欲以天
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力道也問此理果何如
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
噫氣也是唯無作言其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
怒號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
竅也窆窆乎長風之聲也畏佳者林木搖動之
貌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相拏曰圍上言萬竅
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他可知文法也

大木之竅穴其形之不同各有所似枿梓上方
木斜而深者圍如榕圍之圓者注曲者汚下者
此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穴中
之聲干之聲輕喁之聲重言風之前去其聲如
唱于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喁輕重相和也冷
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大風
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之風
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之中向之爲聲者
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調刀刀皆樹木爲風所
搖動之形前曰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

字之關鎖也。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為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何嘗見畫得箇聲。此山谷外集十六。寫真自贊云。詩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也。于與鴨。又是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讀之。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自己也。樂記云。嗟嘆之不足。故不也。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段只是說地籟。

却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愚按說者謂郭象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庶見他血脉綱領。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比竹。笙簧之類也。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絲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却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退之詩。斷送。此亦是文

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得箇入處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
者其誰邪

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
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已出吹
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已也咸其自
取言萬物皆以為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
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為言遂下一怒字與怒
而飛逍遙遊篇曰怒而飛同亦屬造物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音義詹音占

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閑閑者從容自得也小知
小計較者也間間者言筭星筭兩自分別也大
言者氣馘大者也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
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小見識之人
也詹詹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
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
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目以心闢
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
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

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構。合也。應於外者為接。言人夜則安寢。平且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鬪然。日日如此。故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闢。即孟子所謂旦晝所為有梏亡之者。告子上篇云。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朱子註。梏。械也。反覆。展轉也。孟子說得便平善。被他如此造語。精神百倍。亦警動人。後之禪家。其言語多是此等意思。

縵者

音義云。密。古弔反。

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縵者。有一種人。做事慢坦坦地。又有一種人。出

著言語。便有機筭。故曰密。又有一種人。思前算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密。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憂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論語述而篇云。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註。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孔子則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為戚戚矣。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故曰小恐。惴惴。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失若疑。故曰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

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

啓態樂出虛蒸成菌音義熱之涉反不動息

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然故

曰其發若機括機弩牙發動所由也括韻會云古活切箭末曰括謂與弦相會

廣韻受弦處通作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好勝之心

自守不化留戀於胷次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

憂勞日銷月鏹謂其內自苦也物生於春夏殺

於秋冬憔悴之時也故以為日消之喻此三句

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溺一去

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為之上之字助語也下

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往言不

可復挽回也其為物慾所厭沒如被緘滕然至

老而不可救拔故曰老洫洫者謂其如墜於溝

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矣故曰近

死謂其胷中無知也陽生也言其心已死不復

活也此以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以下十二

字又形容其狀貌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見於

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嗟嘆

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熱者憂疑

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熱者憂疑

而不動之貌姚央庠之貌

黑川月庵錄云師家罕有妙密鉗鏈學者

亦無決定之志彼此輾入草裏溺在止水守死模樣費開工夫央庠庠淵循循動經十年二十年了無成辨透脫之分也○正宗贊德山贊云想不是花錦地戀繁華央庠底座主○太惠普說二京師法雲老泉和尚說此一件大事須是一箇入山撞見大垂驀腰促住絕力作兩截有如此氣槩底人方可擔荷若是殃殃祥祥匙挑不上半疑半信底卒摸索不著誠哉是言佚縱逸也啓開放不收斂之貌態做摸打樣也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由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菌言許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處又不謂自然而然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出許多醜差皆若鬼神使之然

讀莊子者却要如此體認得子細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キレテ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其所萌言不見其所起之處也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了是了意謂所萌之地雖不可知然且暮之間不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也這一此字甚重不是輕下非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言非

造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爲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爲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莫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爲實有也朕萌茅之地也不得其朕即莫知其所萌也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也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爲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

前而人不可見反反覆覆細繹許多語句辭甚切而意甚至蓋欲人於此著意自檢點也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遍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又就人身上發明一段更是奇特賅者備也存者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爲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一親字下得極有理

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為其所苦則方病之時
手乃為身之讎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乎者言
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
之用何者為貴何者為賤如頭痒而手搔則手
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役者臣
妾也然而不足以相治者手足耳目鼻舌互相
為用也受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足時平而用
手手時平而用足故曰迥相為君臣百骸九竅
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
也其以心為君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主之者

造物則造物為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存焉我
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
所謂君者初何如損乎情實也故曰如求得其
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
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
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
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

乎音義蕭乃結反又乃協反忘息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既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造物乃為外物所汨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過隙前漢魏豹傳云人生一世間如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隨汨沒之意終身役役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唐詩紀事六十九羅隱字昭諫餘杭人隱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蜂詩云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即此意

也爾然疲役又形容其役役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日可休歇也大惠書云大休歇地云云或休去歇去云云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化者從衰得自從自得老也文選叔論云積微成衰從衰得自從自得老年彌高而德彌邵楊子法言孝至篇云吾聞諸傳老則戒德彌邵之在得年彌高德邵者是孔子之徒歟註邵美也又邵高也老則不貪而則是有德彌高者雖聖人何以加焉則形化而心不化在我既無見識徒以心為形役陶淵明歸去來辭云以心為形役形衰而心亦疲矣故曰其心與之然其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人亦當回首自思

曰凡人之生其胷中本若是昧然無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者此意蓋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烝民篇云天生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慾自昏故至於此知道之人豈如此茫昧乎此所謂金篦括膜渾繁經云如目有人病治目故造諸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膜○魏武帝患目華陀以金篦刮之遂愈要汝開眼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肯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

雖有神焉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箇天理若能以此為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圓覺經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暉復菴曰莊子所謂今日適越而肯至也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強其不知以為知也如

此則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為有既已無所見而自以為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汝亦不可曉他人又奈汝何哉神禹即禹也借以為古聖人之稱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驚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音義曰驚苦豆反

此篇本為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為三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易係辭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演說人身皆為造物

所使絀繹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下却

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

聲而已聲成文毛詩序云聲成文謂之音而後謂之言言則

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

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其出於造物耶

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邪其在汝者未嘗有

此言而為造物所使遂為此言邪驚者鳥之初

出卵者也驚之為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

自知若以為異於驚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為

與驚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其實不同不可得而分辨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真偽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真偽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是非

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是非非皆可也

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

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漢書楊雄傳誇詡師古曰詡大

也韻會云詡大言也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詡則

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人

之所非我以為是彼之所是我以為非安得而

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

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無非彼者

言以我為是則以彼為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

以爲是則人以爲非也。在彼之說我則不爲之。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無是非。因物我之對立而後有是有非。故曰彼出於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箇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二者不可相離。若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

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纔有箇可便有箇不可纔有箇不可便有箇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它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
一是非也。我與他又何以異。汝雖分爲人我其
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
我不對而立。混人已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矣。
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
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
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爲自然之天
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
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
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手指也。以我之指爲指。則以人之指爲非彼。
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若。但以我而非彼。不
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
不可定也。馬博塞之籌也。見禮記投壺篇。
禮記投壺篇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註云。若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行爵竟也。爲勝者立馬者。謂取筭以爲馬。表其勝之數也。謂筭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
下馬有多寡博者

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履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籌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不可乎

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物身上本來自有一箇是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慤怪，道通為一。筵屋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美，恢大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譎詐之與平直，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

者各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為一矣。言皆歸之造物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

成毀。物之相戾者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

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

為成物矣。譬如用藥。攻之咀之。說文。攻。咀。分也。合味也。

合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有角。曲禮。上云。凡遺

筋也。弓。尚角。註云。弓。而後成。弓。在弓。則為成。在

之體。角。內。而筋。外。筋角則為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

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為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

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為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

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為用。而隨用皆通。通則自

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

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

無是非之爭。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

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粘上句已字。此是其筆端遊戲作文處。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芻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音義云。芻音序。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為一偏之說。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篇內一語。一樣文法。芋山栗也。

一名橡子名三與四也。音義云。狙公。典。狙。官。三。與。四。朝。三。升。莫。而。升。也。

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但移易朝暮而衆狙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異而理之實則同。

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洪野處云。排韻云。洪。邁。字。景。廬。

官至內翰。號容齋。有別。聖。孝宗御書野處二字。列子勝於莊子。容齋續。列子書。簡勁宏多。出莊子之右。○宋學士諸子。辨曰。列子勝於莊子。○列子黃帝篇有狙公之。事。如此譬喻。二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

見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次為有物。是無極而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為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循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

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

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

是也。昇玄經云。漂浪愛河流。吹欲海。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

心之私。然以造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

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

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

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

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

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

好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

起之時則但見宵次膠擾天道篇堯曰然則膠也我人之合也註膠擾擾言撓亂也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智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等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

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為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音義云師曠字子野晉平公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繞朝贈之以策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魏壽餘偽以魏

叛者以誘士會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士會乃
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
用也註統朝秦大夫策馬槌羊曇以策擊西州門晉書四
安卒甥羊曇彌年不由西州路謝安門嘗大醉
不覺至州門大悲感詠曹子建詩生存處華屋
零落歸丘山慟哭而去唐音遺響三云温飛
卿經故表學士居劍遊鶯波王委塵謝安門下
更何人西州城外花千皆馬策也枝猶持也持
樹盡是羊曇醉向春而擊曰枝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枝策即言
師曠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為兀而凭之故曰據
梧因上言鼓琴遂引說一子言三子之技皆精
幾盡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技精而有盛
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

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
天下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
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
之我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不曉乃強
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之
強辨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白本公孫龍之事
莊子却以為惠子漢藝文志有但借其分辨堅
白之名耳味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
辨為結亦是文法也堅白註家以為堅石白馬
之辨黃氏曰拙云公孫龍者戰國時辯無稽之
辨九流中所謂名家以正名為說者也

而恐高

曰白馬非馬謂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形非色色非形也四曰堅白石謂目見石之自而不見石之堅手知之堅而不知其自是堅蓋曰堅與自為二物其無替如此有守自馬論蓋曰堅則為石言石不必言堅自則為馬言自不必言馬亦猶黃馬驪牛三也天下篇希逸註云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別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附於體而見則為三矣史記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史記註晉大康地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刀之地色所以為堅也白刀之燒又所以為利也或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二說雖殊皆辨者之

事爾昭文既以鼓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文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緒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處終身無成者言只它一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為了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未為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非非專說三子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

莊子卷一

齊物論

亂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主者未嘗著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圖欲也。言聖人之所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亦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一片文字。子細看它下字血脉便見。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

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換頭又喝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意
之語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莊子之文。纔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其意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一層也。列子所謂有太

質有太素。有太初。天瑞篇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初者。氣之始也。亦是此意。當初本無箇。有不特無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大意不過如此。却而恁地發明。果是高妙。據此處。冷曰。俄而有有矣。天今不曰俄而有有。而曰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有了。果是喚作無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名矣。故曰。

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可謂無邪？此與敲音處同。篇內之語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

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泰山至大也，而謂之為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纔大些，簡便不可。以秋毫名之矣。泰山纔小些，簡便不名為泰山矣。若以太山為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殤子為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些，簡則不名殤子矣。禮記註：年自十九至十六死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已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為夭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

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爲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一艸一木一禽一虫。亦與我相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說了箇一字。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意謂既是混然爲一。則和箇一字亦不當有。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自是兩箇。故曰。一與言爲二。既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爲二。一句則

成三箇矣。自此三箇。只管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筭不盡。而况凡常人乎。若如此看得來。當初因箇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乏不已。何況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爲是。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而已。自箇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眇也。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有常
其有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
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畛疆界也。八德之名。只
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其文。做出四句左右。
彼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纔有彼此
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也。辨辨
別也。分辨皆同。但字有輕重。纔有主意。則各自
分析。辨別也。競爭亦一意。但競則甚於爭。爾既
有分辨。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字。
即就字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

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又如何
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矣。且倫字義。字分字
辨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
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得
莊子好。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
傳燈錄第十。普化傳曰。臨
濟小斯兒。却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
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
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

八 上面既說了彼此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箇說話來發明此老胸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即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金剛經曰四維上下虛空可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為至言纔

到分辨處便是爾胸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到這裏又自發一箇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易繫辭上云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辨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辨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伐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伐而不成五者固而幾向方矣故智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能

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矣蓋不言

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辨不言無仁之迹而後

為大仁嗛滿也猴藏物曰嗛以廉為廉則有自

滿之意國語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晉語云商

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即此嗛

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晉書胡威字伯武淮

清稱威後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

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是臣不及遠也皆不得為大廉矣不佞者不見

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下面又再解一轉

昭者明也道不可以指名昭然而指名則非道

矣故曰不道言而形諸辨則是自有見不及處

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之迹則非仁之大

成矣廉而至於有自潔之意則不誠實矣清自

潔意也信實也勇而見於伎則必喪其勇矣圓

圓也音義云圓五言此以上五者皆是箇圓物

謂其本混成也若稍有迹則近於四方之物矣

謂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

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為知而止則為知之至矣

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辨，便是不道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滑疑之耀也。葆，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

之進乎日者乎？

昔者上著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宗、膾、胥敖之事。音義云：宗一膾一，共三國也。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蓬艾之間，喻其物慾障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三國物慾自蔽，未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疏云：淮南子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封豨犬也。長蛇皆為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聖德所臨，無幽不燭。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粧撰也。言日於萬物無所不照，况我

之德猶勝於目而不能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
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實之不辨者照之以天
也十月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也篇內之語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
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
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頭是
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一片文字齧缺同

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知止其所不知
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為莊子也
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
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
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真知
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
木處則惴慄恂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
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
正味後徧徂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

五十五
姬人之所羨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韻會云：鱗與魚為牝。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為發端之語也。鱗安乎？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各安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三者所處皆非正也。豈得以久異乎猿鱗哉？芻草木之食，豢肉味之食也。薦草也。音義云：郭璞云：三蒼帶蛇也。酉陽雜俎云：盜發蜀先主墓，墓中有人與玉腰帶，盜出外見之，帶乃巨蛇也。麋鹿則食草

蚯蚓則食蛇，鴟鵂則食鼠，人則食芻豢，所嗜好甘美皆不同，則四者之味孰為正哉？獮狙獯狎也。獮狙以猿為雌，麋鹿一類物也。鱗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嬙麗姬。音義云：毛嬙，古美人，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為夫人。發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亦猶猿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為正乎？決猛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辨？樊然紛然也。殺

雜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為之動心，而況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是朴實頭結殺一句。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之貌。孟浪，一音漫瀾，猶率略也。
疑感不明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賤利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為意也。有就有違，則是知有利害矣。利害不知，何就違之有？物之求我歸我也，亦不以為喜，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

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著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為不著實之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發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之。

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嘗為汝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傍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汝亦太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為

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鷄未出卵而早求其呼。更挾彈而未得。鴉早求之。以為炙。此早計之喻也。時夜。度其時而呼更也。我試為汝妄說。汝且妄聽之。看如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說。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奚何如也。此一字奇。傍日月。附日月也。挾宇宙。宇宙在其懷內也。脗合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混然為一也。滑滑。汨汨也。滑昏昧也。人世汨汨滑滑。以隸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士尊大夫。大夫以士為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為隸。推

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爲尊卑。衆人迷於世故。役役然。聖人以不知知之。則渾渾然。猶愚菴也。愚菴無智之見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萬物各然其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間。自古及今。積無限箇是字。故曰以是相蘊。相蘊者。猶言相積相壓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感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音義云用音的

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鄉里也。弱

喪者弱年而去其鄉也。久留他鄉而忘其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也。麗姬，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麗之姬。艾麗戎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來晉，故以為悲。及其既貴，與王同牀而食，而後以始之泣為悔，以此為死生之喻也。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事林廣記云：夢哭泣，有大喜事。夢飲酒，主病愈。此語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為夢，又於夢中自占其夢，以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夢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

此處見得到，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晉書樂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病廣聞故命駕為剖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必無膏肓之疾○呂東萊左傳博議形神接而夢者世謂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謂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念蓋固有收羊而夢鼓吹曲蓋在矣是非今日之想實因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巳矣然叔孫穰夢豎牛之鬼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孫強之名於強之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樂末能判是議也皆未為深達此亦學問中一

淨土觀經云廓然大悟得無生恩○祖庭事苑
一云修行本起經云明星出時廓然大悟得無
上正真為君貴也牧圉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
中竊竊然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見
之兒某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
為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虛夢但
其文變化得奇特至詭怪也我為此言可謂
至怪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
苟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且暮之
遇也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
也子雲事見
希逸序注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
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
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
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
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
與若與入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

之端也。勝負不足為是非，則是我與若辨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黜闇者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既皆昏，則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箇，若是一箇，此人又是一箇，則是三箇人，皆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一箇來。故曰：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天均也。篇中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境，故寓諸無境。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篇內纔以為是，纔以為為是，纔以為為然，則又有箇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之爭也。聲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似因其所是而

特若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儘可游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衍游衍也。窮年猶子義所謂瀟灑送日月也。杜子義第二自懷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云云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云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年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便是逍遙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則終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淡薄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為形，亦猶蛇蚺蜩翼而已。我豈徒待彼邪？蜩蛇既化，而蚺翼猶存，是其蛻也。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

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栩蝶飛之兒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中之爲胡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蘧僵直之兒此形容既覺在床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爲胡蝶夢也恐胡

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爲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做話頭相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之理也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撰出兩箇譬喻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起伏讀

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莊子肅齋口義棧航卷之一

有以除害之說之意首以惡惡相濟而後惡未除
不與不即矣非之可爭而不可與也此其意又與
胡適等論說其其文雖有異其意又與今人所論
此之明也此篇立名主於齊於論末對味辨出而
施語應以以此之謂也昔言此語者雖多變少
而合以除害之說曰周與則必不長矣此一也
夢為時與時與之夢為周與與言首與言與言
雖在亦不必知今亦之覺為夢始曰不與以文

